

越境、污名與生存：陳旺和他的美國

人生最幸福的時候，他說一是在充滿希望的走線路上，一是在福州郊外和朋友靜聽鳥鳴與流水。



2024

林中小屋

「五星紅旗迎風飄揚，勝利歌聲多麼響亮……」

2024年7月的一個傍晚，連日降雨後的紐約有些潮溼悶熱，中國大陸移民聚居區法拉盛的一座公園外，星條旗無精打采垂在球場外的旗杆頂端。幾十名不同年齡的男男女女跟隨著震天響的公放音樂舞動身體。仔細辨認唱詞，我發現那是改編成舞曲節奏的愛國歌曲《歌唱祖國》。

從這兒出發，只消往公園裏走幾分鐘，就是空無一人的寂靜森林。稍微偏離公園主路幾步，植被就茂密得足以讓人失去方向。踏入密林深處，會突然撞見一堵籬笆牆。籬笆用長短粗細接近的枯樹枝精心搭成，橫豎交錯，在這原生態的樹林中顯得甚是突兀。籬笆圍出一片大約十平方米的空間。中央是用兩層石塊砌成的土灶，配一口已被燻黑的大蒸鍋，旁邊放着兩塊碩大的木樁案板，一段竹子充當水管，把案板上的餐廚積水一路引向地上一道淺淺的引水溝，而後者最終把污水引去籬笆外面。土灶另一邊，是同樣精心搭建，由墊磚、原木樑和鋪板組成的三層支撐結構，在鋪板上方，架着一頂簡易的藍色戶外帳篷。

這就是陳旺在紐約的家。

看起來，最基本的居住需要都能得到滿足——從食材到洗衣用具都整齊地堆放在空間的一角，一塊巨大的篷布撐在上空遮擋風雨。甚至，這裏還頗有幾分隱居於鬧市的詩意——篷布下裝了USB供電的小燈，為夜讀照明。

但總有各種意外會打破這種美好。這一天，前來拜訪的同事和我沒有穿長褲，雨後森林裏的蚊子咬得我們毫無招架之力。陳旺趕緊點起柴火，用煙氣驅蚊。但為時已晚，幾分鐘後，我們拖着各自紅腫麻木的雙腿狼狽告辭。

走出去的路上，我們驚訝地發現，林子裏還住着其他人——一名年輕的華裔男子坐在帳篷前吃麵，冷冷地看着我們。他只穿一條褲衩，並沒有迴避的意思，似乎既不怕外人，對蚊蟲也早已沒有感覺。比起陳旺的家，他這位鄰居的住所簡樸許多。事實上，那裏只有一頂帳篷。

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陳旺那樣，在森林裏徒手搭出一座體面的住所。



2024

「電子寵物」

多數人第一次聽說陳旺的名字來自於網上的負面內容。

確切地說，是各種以「電子寵物」為標題的文章、視頻。在簡體中文互聯網語言中，「電子寵物」原本指網民出於獵奇、看熱鬧等心態，關注某些並不認同的賬號。最近幾年，由於中國政府的極端新冠大流行應對措施，以及中國經濟隨之而來的下行趨勢，「走線」偷渡美國成了簡中互聯網，尤其短視頻平台洶涌的潛流話題。這一熱潮也得到了統計數字的支持：根據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（CBP）發布的數字，從美墨邊境未經許可入境美國的中國公民，數字從2022財年的2200人，躍升至2023年的24300人，到2024年更是上升至38200人。

與此同時，一批「潤」出中國後過得並不如意者，尤其那些實名在互聯網發布內容的人，成了「愛國大V」們的獵物。大V需要負面例子來平復讀者群體的焦慮情緒，向粉絲證明，「潤」出中國是一個巨大的錯誤，留在中國才是正道。早在2022年底，新浪微博上的幾位「愛國大V」就已大量發布類似內容，2023年2月，他們開始使用「電子寵物」這個稱呼。直到同年秋天，隨着幾篇爆款貼文的出現，這個稱呼廣泛傳播開來，溢出到微博公眾號、Bilibili、各短視頻平台，乃至迴流推特和YouTube。許多平台上甚至出現了專門搬運或嘲笑「電子寵物」內容的賬號。這些來到異國他鄉，掙扎着努力生活的人，在網上的一言一行被無數尋覓流量的眼睛凝視；他們自己發的帖子被斷章取義、添油加醋，甚至直接捏造；他們的憤怒和痛苦成了幸災樂禍者的笑料。

幾乎在所有的「X大電子寵物」名單中，都能看到陳旺的名字。這當然和他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不無關係。他也似乎從不羞於把各種私密的感受和經歷發布在實名賬號上，這讓他很容易受到那些不懷好意者的傷害。一些博主把他稱為「最危險的電子寵物」——陳旺曾經發布過幾張在自己的住所前揮舞刀具的照片，還有幾張全裸的影像，據他說是為了「嚇唬騷擾者」，以及探索「身體美」。

而在經常被「愛國大V」點名的所謂「電子寵物」裏，也只有陳旺同意接受我的採訪。其他幾位要麼不理睬，要麼犯事在坐牢，要麼乾脆懷疑我是間諜。儘管如此，那個七月，初次見面，我和同事還是帶着提防和戒心前往。

不過，我們逐漸意識到，面前這個留着寸頭和絡腮鬍的男子，無論與他張狂的網絡形象，還是與不懷好意者給他貼的標籤，都是如此格格不入。真實世界中的陳旺，禮貌、隨和、靦腆。同年齡男性通常最不缺乏的氣質——自信，在他身上似乎很難找到。我們提出的許多問題，最後得到的答案都是「也還行」，「倒也沒有」，然後是長時間的思考，最後總結道：「可能還是因為我沒怎麼讀過書」，「可能還是因為我性格太內向了」。

不過，對於所謂「電子寵物」一說，陳旺的態度異常堅決：「我不是『電子寵物』，那些在中國污蔑我們的人才是『電子寵物』。」



早年

根據陳旺的講述，1988年他出生在福建連江一個農民家庭，是家裏的老三。父母擺攤賣水果，兩個哥哥都在外地打工。四年級時，他被其他孩子帶去玩縣城裏猖獗的老虎機，從此一發不可收拾，甚至偷家裏的錢去賭。因為偷錢，父母用棍棒打他，但卻無所謂他學習如何，反倒希望他最好去幫家裏放羊。那時，他的家鄉普遍不重視教育，許多人中學讀完就出去打工，也有不少偷渡去國外打工的。

成年後，陳旺在武漢當了兩年兵，被選入精銳的空降部隊。他對此不以為然，覺得「士兵不要頭腦太發達，只要會執行命令就行了」。軍旅生涯如今留給他的更多是創傷記憶——沒完沒了的洗腦教育，被老兵和軍官無緣無故暴力對待：「軍隊就是這樣的文化，要求你絕對服從，打仗的時候你才會願意去當炮灰……如果那時候讓我去打台灣，可能我也就心甘情願地上了。」

退伍後，他在福州打工，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：食堂、餐館打雜，建築工地，跑銷售。他坦誠自己「嘴比較笨」，但有些顧客就是喜歡這樣的老實人。在發現推銷的商品偷工減料後，他選擇辭職，開始送外賣。

他說喜歡自由的工作，儘管送外賣如今在中國大陸已經被和「內卷」、「壓榨」這樣的概念劃等號，但在陳旺記憶中，那是他做過最自由的工作。由於生活簡樸，他的日常開銷很少，每天在中午高峰時送兩三個小時外賣就足以維生。

業餘時間，陳旺說喜歡「追求精神生活」。他是福州圖書館和書店講座的常客，喜歡看科幻電影和歷史書。不過年代久遠，他已記不起當初看過哪些書，只說印象最深的電影是《滅。境》（Annihilation）和《星際啟示錄》（Interstellar）。聽了許多作家講座之後，他一度也想當作家，因為「挺光榮的」。

陳旺還加入了當地一家獨立書店的交友群，想要尋伴脫單。他微信朋友圈裏最早的記錄就是那時的微婚帖。他描述自己對「宇宙、人類歷史、自然科學以及創業」感興趣，自稱「信奉男女平等，不抽菸喝酒賭博，不大手大腳花錢，有上進心，會一起分擔家務」。不過這段文字裏，寫得最長的反倒是對自己缺點的剖析：「職業規劃不明確，所學知識專業性不強」，「收入低沒有安全感」，「性格不是很開朗」等等。

他最終並沒有如願找到女友，陳旺分析，這主要還是因為他來自農村，物質條件太差。



2024

「知道的越多，人就越不開心」

起初陳旺並沒有什麼政治意識，但2017年前後，他在群裏發出一些支持男女平等、反對彩禮的言論。一位群友認為陳旺很有想法，便把他拉入一個「民主群」。在這個男性佔多數的民主群裏，人們經常討論各種時政議題，比較中美制度優劣。

陳旺的人生從此被改變。

在這裏，陳旺了解了「六四」，學會了如何翻牆、上推特。

2017年年底，在朋友圈發布的一條貼文裏，陳旺寫道：「第一次翻牆成功，看到了國外的信息，不用一直聽洗腦。」隨貼文發布的截圖裏，是五條郭文貴的YouTube視頻。

外網的言論自由給陳旺留下深刻印象。註冊推特後兩週，他在朋友圈感慨道：「川普推特下面推友的評論，換做我們會被抓起來……不管川普做好做壞，至少在美國說話沒有人抓。」

他還在朋友圈授人以漁：「我會無償告訴你我所知道的連外網，以及申請推特和臉書賬號的方法」。

時過境遷，如今，陳旺說不知道，這到底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：「知道的越多，人就越不開心。做小粉紅被洗腦，成天傻呵呵的，一看到說日本不好的節目就心潮澎湃，過得也挺快活的。」

新知很快就讓陳旺付出了代價。因為在推特上發表政治言論，他在2018和2019年兩次被警察上門「喝茶」。雖然沒有受到身體暴力，但陳旺被明確告知，再有第三次，就要承擔刑事責任。

他在推特上一直毫無戒備地用真名和真人照片作為用戶名和頭像，我問他為何不起網名，他想了一會兒說：「可能我這個人太傻了，有點潔癖，有點完美主義，不喜歡作假。」

花花世界也帶來別的煩惱。他從亞馬遜上購買國外的商品，與此同時工作時間又越來越少，於是財政狀況越來越糟糕。更讓他困擾的是，翻牆後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觸色情片，這讓他有點淪陷。他擬定了各種自律守則、「戒網計劃」、「戒片計劃」。事實上，之後幾年裏，他在社交網絡上發表的大量內容，都是每天一絲不苟地記錄自己是否遵守這些守則與計劃。不過，慾望似乎總是會戰勝他的意志力，計劃往往在堅持了一定時間後以失敗告終。



|

趟水走線

恐懼和經濟情況都促使他決定離開中國。

早在2018年，陳旺就試圖去美國領事館申請旅遊簽證，但被當場拒簽。每次和陳旺聊起「非法移民」，他都顯得無奈：「我也想合法移民，但是沒合法的條件。要是有橋，誰願意趟水？」有時他也會話鋒一轉：「美國人的土地也是從印第安人那裏搶來的，難道就合法嗎？」

第一次偷渡，陳旺選擇了一條前無古人，怕也是後無來者的路線。2020年8月，他來到黑龍江綏芬河的中俄邊境，根據百度貼吧網友的指點，偷越過中俄邊境。隨後他計劃徒步幾千公里，穿越寒帶無人區，一路走到白令海峽，然後划船前往北美。

他的宏偉計劃在兩小時後被巡邏的俄羅斯邊防軍人挫敗。

這些揹着長槍、牽着狼狗的軍人把陳旺按在地上，蒙上眼罩。陳旺在網上曾看到，俄羅斯邊防部隊會毫不留情地對試圖逃跑者開槍。他很怕俄羅斯部隊直接把他帶去刑場槍斃，再對中方報告說是他想逃跑。但他也非常興奮，「可能興奮還蓋過了恐懼，因為終於走出中國了，不會再被警察找了」。

陳旺在俄羅斯的監獄裏被羈押了兩個多月。遭返回中國後，拘留和防疫隔離又是一個月。獲釋不久，他在朋友圈裏痛斥俄羅斯獄警把他的個人財產全都佔為己有：「俄羅斯就是一個流氓無賴的地方！」

幾乎所有人都對這項計劃感到難以置信，陳旺說，就連俄羅斯的法官都在庭審時嘲笑他：「難道你游過去？白令海峽很寬的！」

或許，正是因此，在俄羅斯法庭給他的判決書譯文中，認定他只是「為了找更好的生活條件，從中國步行到俄羅斯」。陳旺堅定認為自己的計劃可行：「我決定沿海岸線走，海邊會暖和一些，還可以捕魚，也會有一些居民。到了白令海峽邊，那裏有因紐特人，然後我租一艘船，坐船過去。」



|

但再具體的計劃就沒了。他只帶了「幾件過冬的衣服」，和一張在俄羅斯用不了的銀聯卡。「走得很匆忙，沒什麼計劃。人到了那邊，自然會想辦法。」

雖然沒有旅伴，但他相信自己並非唯一一個這麼做的人：「我比較關注人類歷史，知道印第安人就是這麼過去的。」

2021年下半年，離「走線」成為中國坊間熱議話題至少還有一年，陳旺通過民主群聽說能從免簽的厄瓜多爾（台譯厄瓜多）進入美洲，然後一路北上走去美國。對於這條當時尚沒有很多國人踏足的不尋常路線，他再次選擇相信，因為他覺得民主群裏的人都志同道合，值得信任。

陳旺的走線路途中充滿了波折：不斷被航空公司拒絕值機後，他選擇先去新加坡務工幾個月，從那裏飛往伊斯坦堡，再前往厄瓜多爾，然後一路北上走到美國。沿途遭遇了幾乎所有走線客都會經歷的雨林、黑幫、黑警和墨西哥監獄。

然而，陳旺這一路在社交媒體上留下最多的，卻是沿途風景的詩意影像：藍天、海浪、沙灘、熱帶樹，樹下則是被陳旺一路騎到美國的紅色單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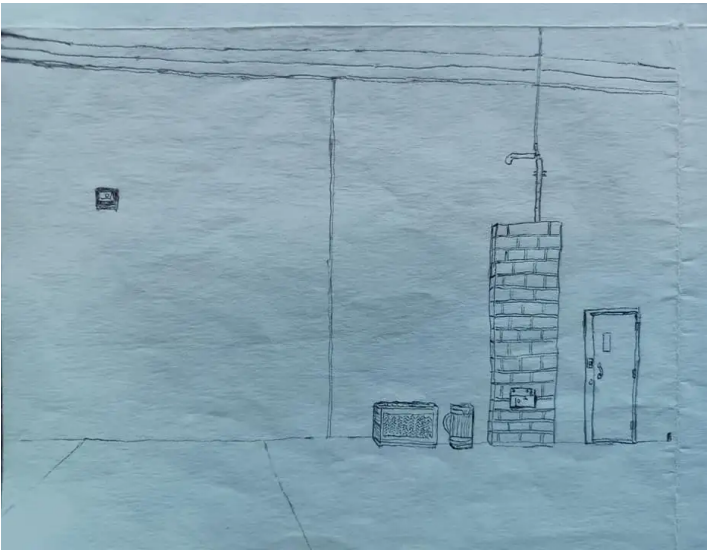
他還對我講述了四個中國走線客偶然相遇後，一路互相照顧、彼此信任的故事：「走線也許是我們這些人一生最開心的時候，風景好，也沒什麼壓力，每天都有新鮮感。」



夢碎

2022年2月，一個寒冷的日子，陳旺和旅伴從德克薩斯州入境美國，隨後向國土安全部的巡邏人員自首，並被帶去臨時拘留所。

他回憶，那裏的羈押條件非常不堪，很小的監室裏擠了一百多人，睡覺時腳會踩到別人的臉。



兩天後，陳旺被轉移去正式拘留所，也就是走線客常說的「大監獄」。這是位於德州東南部的瓦萊拘留設施（El Valle Detention Facility）。它的前身威拉西縣懲教中心（Willacy County Correctional Center）曾是美國最大的移民拘留設施，2015年因囚犯騷亂而關閉，2018年改名重組後重新投入使用，大約能容納一千名囚犯。

部分走線進入美國的中國公民，進入「大監獄」後幾周內會接受「可信恐懼面談」。如果法院判定他們曾在中國受到「可信的恐懼」，就可以被釋放出獄。

Credible Fear Interview

隨後，走線者往往會前往移民司法較為寬鬆的「藍州」，尋找律師，為「大小庭」做準備。等待「大小庭」通常會需要幾年時間，中間走線客已可以申請工卡（EAN），一邊合法工作，一邊打官司。

Master Calendar Hearing
10—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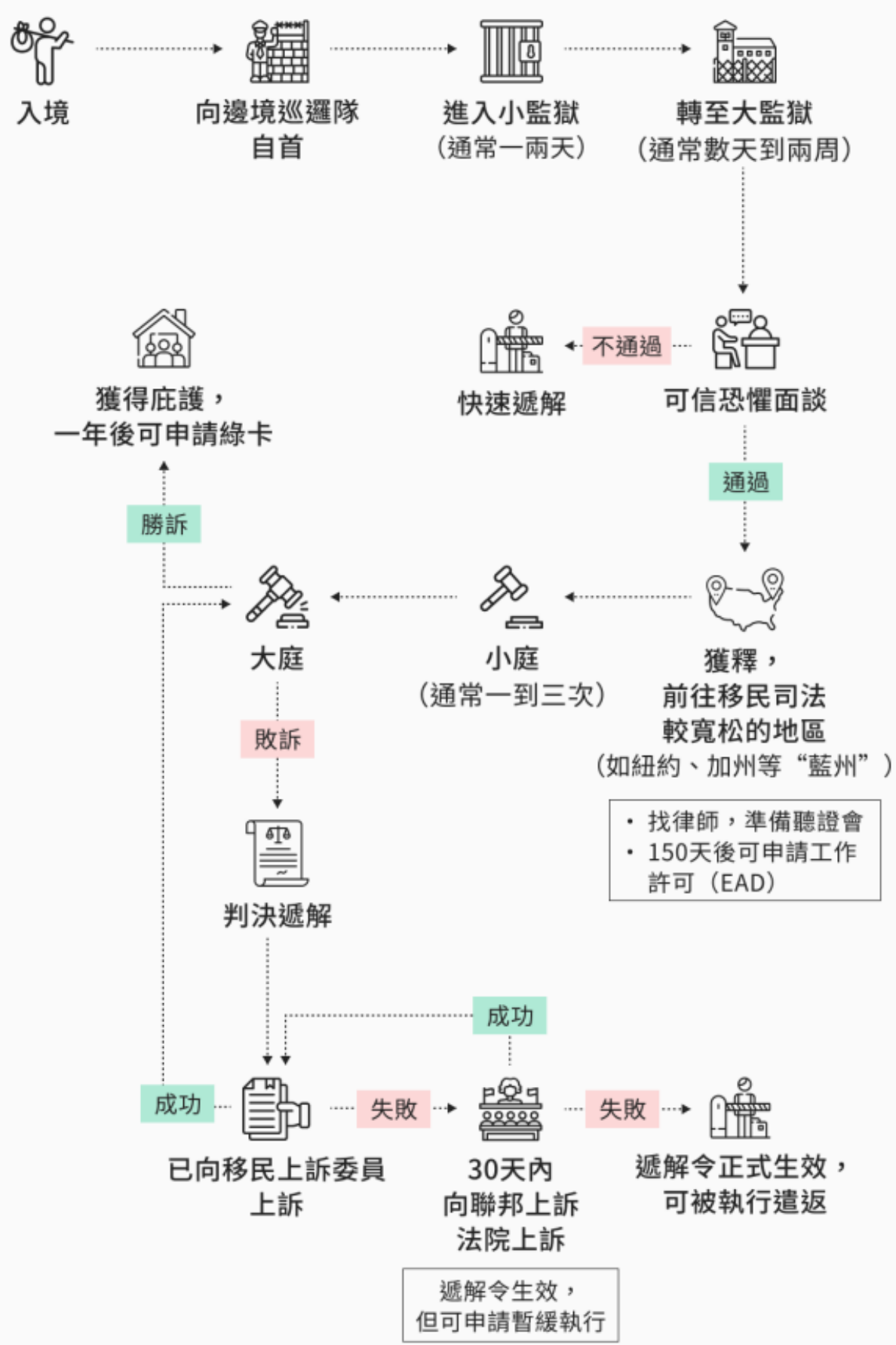
Individual Hearing

陳旺在「大監獄」裏通過了恐懼面談。但，隨後他的命運急轉直下。出於未知原因，他沒有被保釋。他自己推測，這是因為他在拘留所中沒能背出美國境內聯繫人的通訊方式，所以不符合假釋條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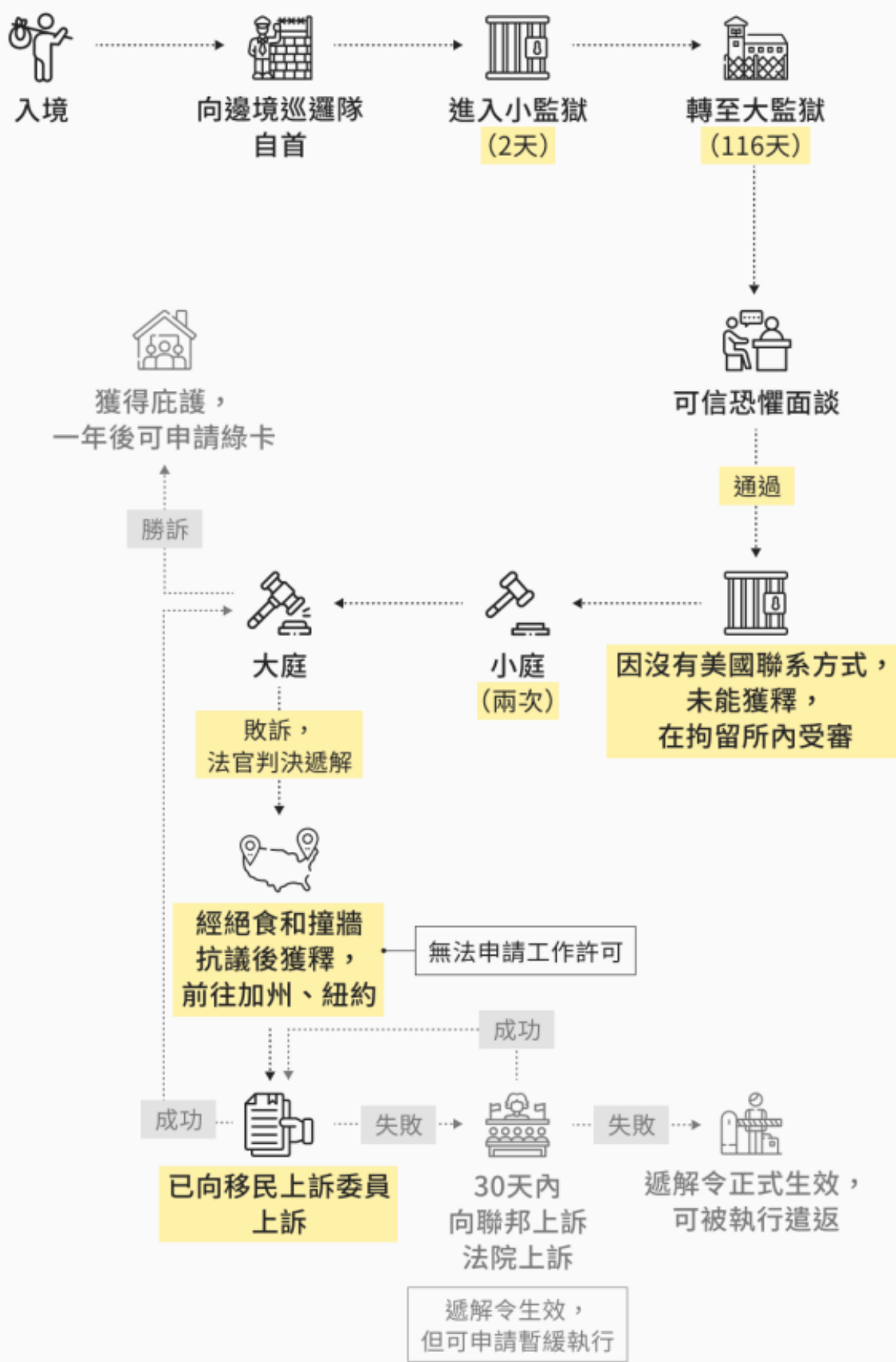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「大小庭」被定在拘留設施內進行。在與外界隔離，語言又不通的環境下，他沒有辦法為庭審準備證據，甚至無法請律師——官方提供的律師要麼打不通電話，要麼不會說中文。

最後，陳旺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，孤身面對以嚴苛聞名的德克薩斯州移民司法系統。根據非政府組織「政府檔案交流中心」（TRAC）統計，在陳旺受審的伊莎貝爾港移民法庭（Port Isabel Immigration Court），多數移民法官在2018—2023財年的庇護批准率都不到一成。最後，法官認定，陳旺在中國的經歷只能算是被騷擾，不構成迫害，因此陳旺沒資格獲得庇護，被判遞解出境。

普通走線者的庇護申請流程



陳旺的底護申請流程



「破罐破摔」

宣判過後，陳旺仍被關押在拘留所中很長時間。他說自己在絕望中進行了三次短暫絕食和一次撞牆抗議，終於得到釋放，「要不然不知會被關到什麼時候」，甚至有可能被直接遣返。

116天後，陳旺得以離開移民拘留所，但他的美國夢在拘留所內就已經破碎。

離開拘留所後，他先來到洛杉磯——因為聽其他走線客說，這裏好找工作。不過。落地沒多久，他通過家人連繫到紐約的親戚，就又買機票去紐約投奔親戚。

和其他中國走線客一樣，他一邊工作，一邊準備官司。只不過別人是合法工作，等待「大小庭」，陳旺卻是無證工作，等待上訴。

他在推特賬號的簡介裏寫出了對命運不公的埋怨：「尋求庇護遭法官一腳踹飛，永世不得工卡，何況綠卡。」

「大庭」敗訴後，陳旺還有向移民上訴委員會和聯邦上訴法院兩次上訴的機會，但通常上訴的成功率遠低於打贏「大庭」。而且，即使在移民上訴委員會上訴成功，案子也只是發回同一法院的同一法官處重審。對陳旺而言，這不過是意味着再次挑戰嚴苛的德克薩斯州移民法官。

自覺獲得庇護與合法身份可能渺茫，陳旺承認自己有些「破罐破摔」。他辭掉了來紐約後聘請的律師，因為移民上訴委員閉門審理案件，律師無法參加。而像填表、寫上訴狀這樣律師能做的事，在陳旺看來都能由ChatGPT來完成。

漫長又無望的等待挫傷了他投入新生活的熱情：「有了身份還可以出去走走，可現在我就像腳被某個無情的東西給拴住了。」他沒有工卡，合法勞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，只能做一些技術含量最低的苦活，還要被僱主隨意壓價。他常用「驢拉磨」形容在美國的工作，和我細數了種種工作的不堪：搬家——老闆兇惡，不尊重人；擦灶台——被老闆欺騙；餐館——不要沒工卡的；送餐——工價越壓越低，算法越來越盤剝人，就連電瓶車也時不時被偷。

陳旺漸漸躺平，不再拼命工作。幸而他擅長過省吃儉用的日子。去年夏天，他每個月只花200美元，半年後，這個數字又降到了180美元。最能體現這種「消費降級」的，大概就是他的住所：剛來紐約時，他借住在親戚家；後來陳旺說不想不麻煩他們，他自己租住一間地下室；地下室幾次被下水道污水漫灌後，他住進了無家可歸者庇護所；但很快他就受不了庇護所的髒亂，決定用自己在視頻網站上學到的戶外技能，在森林裏搭房子住。

「新移民國」

真正來到美國後，陳旺意識到，「美國並沒有憧憬中的那麼好、那麼自由」。來到紐約兩個月後，他在朋友圈裏羅列了美國的日常生活在自己帶來的各種文化衝擊：不讓人上廁所的麥當勞、糟糕的治安情況、費解的小費文化，等等。

渴望寧靜是陳旺世界觀的核心要素。他曾以為吵鬧是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所特有的，學會翻牆後不久，他就在推特上總結道：「專制將人的獸性表現得沒有下限，共和制將人的理性表現到極致。這就能解釋有的國家總是有噪音，道路髒亂；有的國家總是寧靜，道路乾淨整潔。」

來到紐約不久後，他感慨說：「說實在，美國社會很急躁，很緊張，車開得很快，很容易拔槍殺別人。」所以，搬進森林對他而言，不只是條件使然，也是自發選擇。至少，搬家後，他很少再發文抱怨生活環境，反倒是一直在欣喜地分享來住所作客的浣熊、野兔、狐狸、負鼠。

有別於許多因為無法適應國外生活而變成「離岸愛國者」的異鄉客，陳旺選擇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俯瞰自己在中美兩國的生活經驗。他開始經常講述作為底層人，無論在什麼國家都過不上好日子，因為統治者從來不會真正顧及底層人的利益。他把新移民的積怨與自己對人類遷徙史的興趣結合起來，發明了一套自嘲中又透着認真的「新移民國」理論：既然白人作為美國曾經的新移民，宣稱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，那麼我們現在的新移民何不也宣布自己為美國的新主人呢？

除了這些，陳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，也有最私密的情感和創傷，比如一次難得的親密關係體驗，抑或父親去世時無法回家的懊喪。但，真誠換來的，是凝視者更多的嘲笑與傷害。如果他講述生活的不順和苦悶，就會有人嘲笑說：「這就是恨國潤人的下場。」如果他很生氣，會有人帶著假惺惺的同情說：「好端端一個人，去了美國就瘋了。」甚至如果他一段時間不更新，就會有好事者造謠他的死訊。

線上的名聲溢出到了線下。在法拉盛，陳旺時常會在街頭被人認出。我們第一次和他見面時，約在一條繁忙街道的商場門口，路邊人來人往，偶爾會有人叫他：「陳旺！」他輕輕點頭，不做多餘回應，之後告訴我們，自己並不認識對方。不過，他能覺察到許多人並沒有懷着善意。

他在手機上一絲不苟地分類統計來美國後受到的騷擾：稱呼騷擾、偷拍騷擾、嘲笑騷擾、打量騷擾、接觸騷擾、言語騷擾……這幾個月來，陳旺在社交平台上發布了越來越多警告、威脅騷擾者的內容。他對着鏡頭做出盛怒的神情，罵粗口、比中指、抹脖子，並不具體說明威脅的是誰，彷彿已預設所有觀看視頻者都是他的敵人。但那些靠傷害他賺取流量的人並沒有被嚇到，反而變本加厲地嘲笑。

這是一場不公平的對決，陳旺獨自站在聚光燈下，無數隱形的對手在背後捅他刀子，而陳旺絕望的回擊全都落在了空氣上。

「不甘心」

川普二次當選過後一個月，在零下十度的嚴寒中，我和同事再次造訪了陳旺的林中小屋。見我們凍得不行，陳旺又開始劈柴生火，為我們取暖。他說自己夜裏要蓋四床被子，但還是覺得冷。同事悄悄提醒我，說陳旺手上有很多凍瘡。

法拉盛的走線社群正因川普承諾的無證移民大抓捕而焦慮不安，但處境比多數走線客更糟一等的陳旺反而頗為淡定。

他和我掰手指算了真被遣返的可能性：首先他還在上訴，遞解令尚未生效；就算全都敗訴，遞解令正式生效，也得正好被移民與海關執法局（ICE）抓到；就算被抓到，還得遇上美中遣返航班上正好有空位。

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民主選舉，陳旺並沒有感到特別興奮。他說自己自然期待賀錦麗勝選，因為民主黨的政策對移民更友好，但他也知道在目前美國的大環境下，即使民主黨也不會給他的命運帶來什麼實質改變。

他甚至對選舉本身也有些失去興趣——在他的「新移民國」理論裏，他認為應該用抽籤取代選舉，頗有些亞里斯多德《政治學》的餘韻：「這能保證富人能抽到，窮人也能抽到。不像現在的制度，哪怕民主制，永遠代表著中產階級或上層階級的利益。你看法拉盛，都要成議員家族了。」他指的顯然是目前代表法拉盛的國會議員孟昭文（Grace Meng），其父曾任紐約州議員。

相隔半年，我覺得他對美國的幻滅感更強了。或許是戴上了思鄉的玫瑰色眼鏡，法拉盛如今在他眼裏不如福州，甚至不如連江縣城——福州「到處都是風景」，而連江至少很乾淨。

這也並非陳旺一個人的感受。據他說，已經有一些不能適應美國生活的走線客自己選擇走人。

但每次我問他，是否後悔來美國，他都斬釘截鐵地說，不後悔。目前他也不打算主動離開，有時候他說，這是因為還有新鮮感，有時候他說，是因為不甘心。

我問陳旺，除了那段無憂無慮、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走線時光，人生中還有什麼能稱得上幸福的時刻。他又思考了很久，然後告訴我，人生最幸福的時候，是二十幾歲時，和一個打工的朋友一起在福州爬山、野炊、宿營，遠離都市的喧囂，靜靜地聽山上的鳥鳴和流水聲。

「我們都是底層，他不喜歡歷史、自然、科學之類的话题，我們就聊一些打工和生活瑣事。」

來到美國後，陳旺說還沒有經歷什麼特別幸福的事。如果真要說，那就是去年年初，在公園裏剛搭起小木屋的時候。

小屋不是永恆的。我們造訪後沒過多久，陳旺的林中小屋第二次被市政當局作為違建拆除。

|

陳旺住進了布魯克林的無家可歸者庇護所。從他發布的照片來看，環境還算乾淨、舒適。不過陳旺說，庇護所裏晚上總是很吵，只有白天才能睡得好覺。現在他在考慮買一輛二手車，未來住在車裏。

看起來，這條獨自一人的美國路，陳旺還會繼續走下去，一邊努力生存，一邊與覆雜的司法系統和看不見的網路敵人們搏鬥。就像夏天我和同事離開後不久，他在朋友圈寫的詩裏描繪的那樣：

你總說我走了很遠很遠的路 不回頭

但我總是伸手不見五指

我總是太迷茫 性格憂鬱

慢慢迷失在茫茫人海

有時開心 有時抑鬱 有時無法自拔

[...]

這世間有太多無奈 無所適從

有時被嘲諷 有時被欺 事後總是異常生氣

我總想能活著開心些
去勇敢反擊
但有時卻不盡意
總是小人愛惹人

姬冰雁、Yiu Kayi、樂巍揚對本文亦有貢獻。